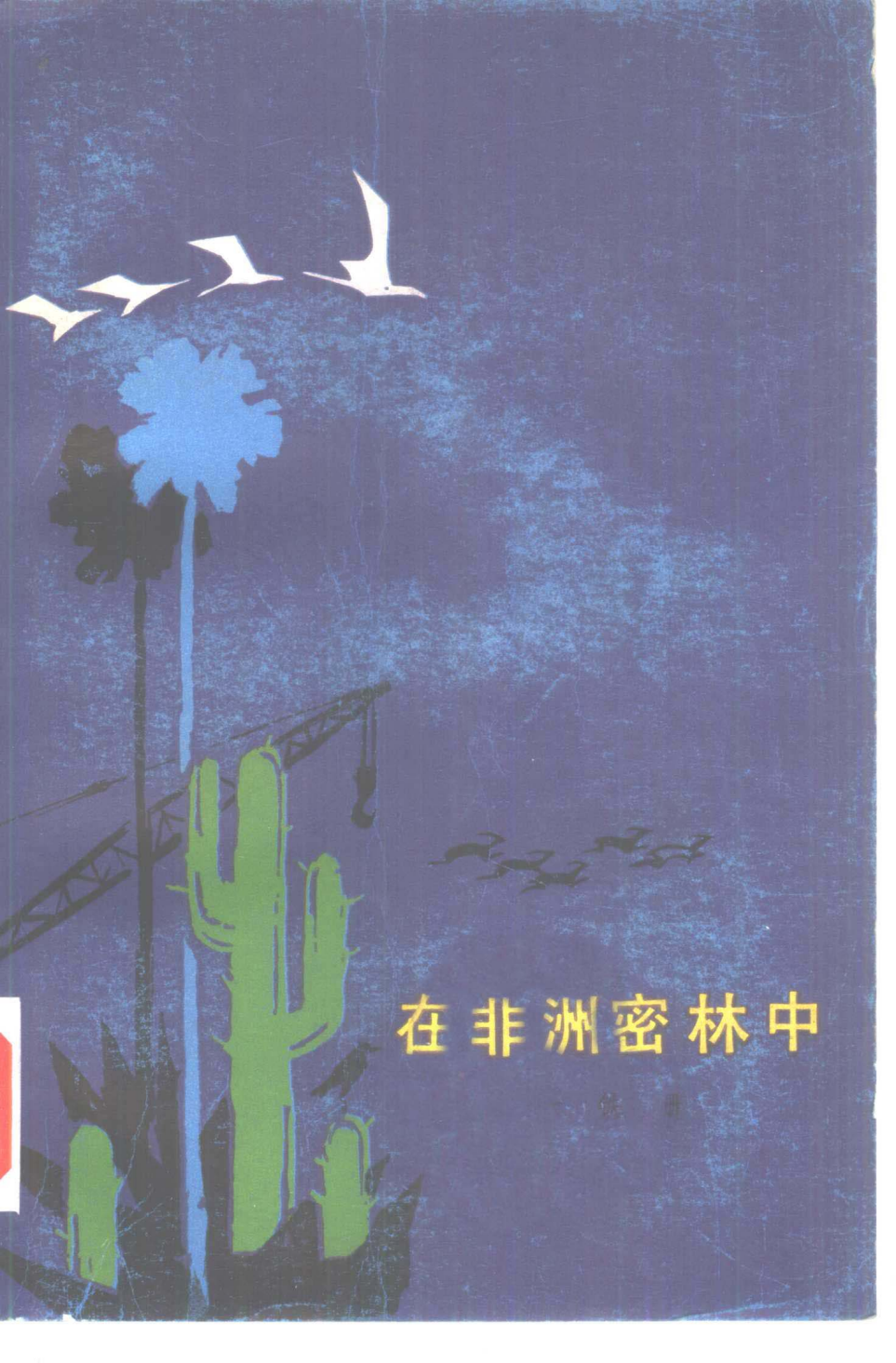




在非洲密林中

（张一）

内 容 说 明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我国援建坦赞铁路这项宏伟工程的片断生活——一支小分队在干旱季节里，孤军深入到哈巴里野生动物区，清除原始密林时所经历的种种困难，塑造了众多中国铁路建设者和坦赞人民的生动形象。

作品以浑厚、朴实的笔触，如实地反映了中、坦、赞三国铁路建设者的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歌颂了中国工人与非洲人民友好合作的深情厚谊；描绘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展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风俗画。作品还饶有风趣地介绍了非洲特有的珍禽猛兽和奇卉异树等瑰丽的自然景象，读后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非洲密林中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4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 插页 2

1979年4月北京第1版 1979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60,001—52,000

书号 10019·2780

定价 1.05 元

一部纪程碑式的 国际主义作品的诞生(代序)

——读张铁珊的长篇小说《在非洲密林中》

秦 牧

这部《在非洲密林中》，是铁路工人张铁珊同志写的，以我国援助建筑坦赞铁路作题材的国际主义小说，它是一部别开生面，相当精彩的作品。

我国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建筑贯通两国联接中非和东非的坦赞铁路，是中国援外历史上的空前创举。它的工程是这样的庞大和艰巨，当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曾经举世为之注目。在满载铁路建筑器材的一艘艘远洋轮船和千千万万中国职工到达达累斯萨拉姆的时候，世界上的好些角落，仍然有不少人在怀疑和议论，以为中国人不可能建成这样一条铁路。然而，这条通过许多原始森林、高山、荒野、河流，长达一千八百多公里的钢铁大动脉终于如期完成了。在它的工程迅速进展当中，我们看到了不少电讯、特写、报告文学和纪录影片，描述了中、坦、赞三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广大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披荆斩棘，奋战于原始森林中的情景，一株株大树轰然倒地，林野中狮子、野象纵横奔驰，溪

流里河马、鸬鱼到处出没的荒僻场面，群众载歌载舞，迎接铁路通车的热烈状况，我们都见到了。但是，我们虽然从报刊、图片、电影里看到这一切，却仍然感到不够满足。心想：“要是有一两部长篇小说，系统而又生动地反映这一重大事件就好了。”援助建筑坦赞铁路的几万中国人当中，大概总会有人写出一两部长篇小说来的吧？

这个希望没有落空，《在非洲密林中》就是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它终于出现了。

一九七八年，我因为一项工作任务，在北京居留，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招待所里。这个地方，有人戏称它做“文学工厂”，几乎全国各省区，都有作者在这里修改过中长篇作品，闲来彼此聊聊，也就多少知道一些即将问世的中长篇的内容和作者状况。当时我就听说有一个铁路工人写了一部反映坦赞铁路建设状况的长篇，这位作者不久以前还在这座招待所里住过，修改他的小说。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交给我一大叠《在非洲密林中》的原稿，委托我协助看看，要我提出意见。那时，我恰巧比较空闲，就把这项任务接受下来了。在整整六七天里，我天天都沉浸在这部小说的情节之中。这位作者的写作才能，使我为之振奋。他的笔墨把我带到了东非的热闹城市和密林旷野，带到了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工棚中，也带到了喧腾的铁路工地上。这部长篇，异国情调和中国风光互相交织着，浑然形成一体。丰富的生活象喷泉一样喷涌而出，它所展开的画面十分壮观，人物群像罗列，形象相当生动。看完全稿后，我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自己的看法，完全支持出版这样一部著作。我个人认为，

它必将在广大读者中间，引起普遍的兴趣；而且，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也是我国援建坦赞铁路这一伟大的国际主义行动形象的概括和艺术的纪录，是具有不少意义的。

后来我认识了作者张铁珊同志，这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爽朗的中年人，一位标准的老工人（ he 现在是铁路系统的干部了）。他青年时代曾经在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学习过，以后，一共过了十多年司炉、副司机、司机的生活。在担任宣传干部、从事文艺写作以后，在大西南铁路建设中仍然长期和工人群众生活在一起，参加工地的劳动。坦赞铁路的工程一开始，他就到东非去了，前后一直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并且走遍了第一期工程的各个工点。可以说，他从离开学校到现在，都一直在铁路系统工作；援建坦赞铁路的全程，他也基本都参加了。怪不得他对铁路上的人物、工程和事情，对坦桑尼亚的风光习俗是这样的熟悉。我很高兴看到：在我们的文学创作队伍中，又增加了这样一位新的工人作家。

从十九世纪以来，不少国度都陆续出现了一些工人作家，这是工人阶级迈步登上历史、政治舞台的一个讯息。我国解放以后，从工农中成长的作家，就不是零星地而是整批地涌现了。张铁珊同志以一个铁路老工人，致力写六七十万字的，人物众多、场面巨大的长篇小说（现在已经完成的这一本是上半部，他正在继续写下半部），而且写得这样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从这一方面来看，《在非洲密林中》这部长篇，就不仅在反映我国援建坦赞铁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上，而且也在反映我国工人阶级的作家队伍的发展上，都具有纪程碑般的意义。

这部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从领导干部、总工程师、分队长、推土机手，到炊事员、医生、翻译等等，不但塑造了中国人物，也努力塑造了坦桑尼亚的乡村长者、工人等等。它借描述友谊工程大队一个小分队，开进密林修筑铁路的劳动、斗争生活，以小喻大，反映了援建坦赞铁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概貌。读这部小说，我们留下印象的人物，不是寥寥几个，而是群众挺立，一些主要人物写得很丰满，自不待说了，就是一个老炊事员，也写得活龙活现，使人如闻瞥咳。在许多地方，它还充满了激情和柔情，读起来，觉得很有文学味道。正是由于它颇好地塑造了人物，整个故事，就很能给人以主体感和真实感了。

宣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它象一根红线一样贯串全书。许许多多中国职工，都是带着这么一幅照片出国的：白求恩大夫在中国一座小土庙里为负伤的中国革命战士做手术的照片。职工们把它贴在床头，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常常的看照片，谈论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怎样用马匹驮着医疗器械上前线，粗衣粝食、办流动医院的事迹。互相鼓舞，也激励自己。小说里写了许许多多国际主义友爱，战天斗地，救死扶伤的故事，感人很深。由于这种崇高的精神贯串全书，使它焕发了光彩。今天，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批叛徒，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完全堕落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泥潭中去的时候，这部致力宣传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作品，就更有它深刻的意义了。

在未曾读这部小说之前，我们自然也会猜想中国职工在

非洲密林中，会碰到许多困难。看了小说之后，才知道这些困难，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严重、纷繁得多。哈巴里的原始森林中，每一万平方米的土地上，都密密生长着两千多棵粗细不等的树木，其中有的高达五六十米，直径长达八米九米，号称“森林巨人”和“森林胖子”，国产的推土机推它们不倒，怎么办？在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生长着几百万只野生动物，犀牛横冲直闯时可以随便把一辆汽车掀翻，中国职工的临时宿舍在这样的地区里搭了起来，但是午夜时分，狮子、野象、猴子，都直闯到宿营地的铁丝网旁边，甚至闯进铁丝网里来，怎么办？除了野兽，还有非洲特有的昆虫，核桃般大小的蜘蛛，比蜜蜂还大的牛虻，飞行起来铺天盖地的野蜂，成群成阵的凶猛的蚂蚁……样样都必须对付。不仅有野兽、虫豸的侵犯困扰，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恶劣的自然条件。有一种丛莽中的野豆荚，它的白茸毛随风飘荡，粘附到人的皮肤上，能够使人奇痒难忍，直至搔得皮破肉绽，鲜血淋漓。在干旱的季节，附近没有一条河流，用水必须依靠卡车从远地运来，但是初期供应量不足，每人每天除饮用水外，只能够分到半面盆日常用水，洗脸、漱口、抹身、洗衣服完全靠它。

由于用水不足，整个宿舍里都洋溢着汗酸的气息。在运水卡车偶尔因为特殊原因未能赶到的日子里，人们甚至连饮用水也成了问题，在可以把生面饼烤熟的非洲的灼热阳光的照射下，艰苦劳动，却得不到充分的饮料，最困难的时候人们被迫去榨取野生植物的绿色汁液来解渴……这一切困难，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援建坦赞铁路的中国同志们在这样的

环境里战天斗地，还要和敌视我们的非洲种族主义者进行斗争，和自己队伍中的若干落后人物进行艰苦的说服教育，真是经纬万端，错综复杂。小说翔实地描绘了这种困阻重重的事态。“在这么多的困难面前，坦赞铁路是怎样如期建成的？”这么一个悬念，始终紧紧地揪住读者的心。因此，这部波澜起伏的小说，很能引人入胜。作者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切，从而既使我们饱览了东非风光，感到：它不仅是一阕国际主义的颂歌，也是一阕革命英雄主义的交响乐。它赞美了革命的胆略和智慧，意志和毅力。在这方面它所能够给予人们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很应该肯定的。

小说作者颇长于绘声绘色，活龙活现地描述人物，把他所渴望告诉读者的事情写了出来，正因为具备这样的文学本领，读起来，作品就使人感到相当亲切了。试以这么两段描写为例：第一段是关于原始森林里夜间的声音和景象的，他这样写道：

从黑影里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树上的猫头鹰不时发出凄厉的啼叫，被惊扰的猴子发出象是婴儿啼哭似的声音，栖息高树树顶的巨鸟时尔扇着翅膀发出不安的悲鸣；远处，不断传来惊心动魄的狮吼，以及被咬伤的野兽撕心裂肺的叫唤，偶尔还夹杂着鬣狗的干嚎；近处，能听到各种昆虫的叫声，如果仔细谛听还能听到白蚂蚁蛀蚀植物的声音……瞎蛾、蚊子、蜣虫，成群地扑向篝火；有如老鹰似的黑色蝙蝠，在篝火上空象个幽灵似地扇动着翅膀……（126页）

而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过砍树平地，艰苦经营之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同志的营地后来又出现了怎样一种景象呢？作者在书末这样描写道：

……围着四合院和长方形院种植的香蕉和木瓜，已经长成一人多高。四合院迎门的那个花池里的向阳红，正在迎着阳光怒放，那瑰丽的层层叠叠的花朵，象是在花池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玫瑰红的地毯。每幢工棚门前的小花池里，种满了月季、玫瑰、锦似菊、步步高、石竹花……还有的窗前搭起了棚架，上面爬着葫芦、丝瓜和爬山虎……在这些花草中间，还放置着一些用竹篾和铁丝编织的笼子，里面跳跃着漂亮的鹦鹉、太阳鸟、苏丹鸟……整个驻地简直象是一座花园……。（527页）

从这两段描绘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援建坦赞铁路的中国同志英勇斗争、辛勤劳动的精神，也可以看到作者文学素养所达到的相当可观的水平。

这部长篇，自然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若干人物的塑造比较单薄，骨节眼上的细致加工，撼动人心的力量有时也稍嫌不足，还有个别地方描写不够精确，但是，瑕不掩瑜，它仍然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具有纪程碑意义的优秀之作。

《在非洲密林中》这部长篇，上半部写的是旱季的事象，下半部写的是雨季的风物。在下半部中，一定又会出现许多惊心动魄，波澜壮阔，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情节。我祝愿作者努力完成它。但是，不论第二部什么时候出版，就是仅仅凭这上半部，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当做完整的长篇来看待和阅读的。

我很乐意为这部小说写篇序文，藉此向读者介绍一下。在张铁珊同志，这位新涌现的工人作家的长篇力作出版之际，也表示我的祝贺和赞美。

一九七九年一月，广州

目 录

一部纪程碑式的国际主义作品的诞生(代序)

——读张铁珊的长篇小说《在非洲密林中》

.....秦 牧 1

小引	1
开路人	5
美丽的非洲	20
变色龙	38
喜相逢	50
基福鲁老人	65
初探哈巴里	75
迎着困难上	96
途经乌加玛	109
夜战群象	120
如此“外交官”	134
乌普普	143
不速之“客”	156
向阳红	169
姆辛加和姆连嘎	184

一个先令也不用花	200
羊皮鼓风箱	215
大队长	232
乌木烟斗	244
甘当老黄牛	260
参天大树	273
拉菲克的关心	294
年青的技术员	306
火样的年华	316
家书抵万金	326
舍己救人的布先尤	333
友谊之歌	351
“钉子”精神	364
狐狸的爪印	377
推土机手	387
小斑马	403
亲人的心意	420
总工程师和技术员	436
分队长负伤	450
水断了	460
在考验面前	473
智斗河马	487
青藤汁	502
患难时刻见友情	513
即将到来的雨季	524

小 引

亲爱的读者，当你看到这部小说的书名时，你会想到这是发生在非洲密林中的故事，是的，这部小说讲的是在非洲密林中修建铁路的故事。

打开非洲地图，有一条新添上去的连接中非和东非的钢铁动脉，那就是由中、坦、赞三国人民共同修建的驰名世界的坦赞铁路。

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从很远的古代就开始了友好的交往，不过那时乘坐的是木帆船，依靠的是季节风，一个航程往往需要半年或更长的时间。现在方便多了，无论是乘坐远洋客轮，或是乘坐国际班机，很快就能到达。从北京乘坐波音707客机，途经仰光、科伦坡、卡拉奇、亚丁、内罗毕，二十几个小时就可飞抵坦桑尼亚的首府达累斯萨拉姆。自从签订修建坦赞铁路的协议以来，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交往就更为频繁，中国和非洲的地理距离也仿佛缩短了。

非洲很富饶，也很美丽。当你乘坐飞机从肯尼亚首府内罗毕机场起飞后，凭窗远眺，首先看到的是西边天际一大片发亮的地方，那便是分属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三国的非洲第一大湖——维多利亚湖。它面积接近七万平方公里。然后，你低头朝机翼下望去，会看到在大地上隐隐约约出现了一

条南北方向的，没有一丝流水的河谷，那便是世界闻名的东非大裂谷的主裂谷。这条大裂谷北起约旦的死海，沿着红海向南，穿过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从贝拉港一直伸展到印度洋底而消失。过了主裂谷，一进入坦桑尼亚境内，霎时，就会看到一座头戴银盔的山峰迎面飞来。银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清楚，那银盔原来是覆盖在山顶上的冰雪！飞机从山顶飞过时，银盔消失了，山顶变成一个巨大的镶着银边的炭盆，盆里似乎还有黑色的木炭与白色的炭灰。炭盆是静止了的火山喷火口。这便是名扬五洲的、坐落在赤道附近的、非洲最高的乞力马扎罗雪峰。赤道和冰雪，就象火和水那样不能相容。山下，郁郁葱葱，一片热带景象；山上，银雪玉冰，一派寒带风光，这是多么有趣的画面，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你绝不会相信！飞越乞力马扎罗雪峰后，往右看，你会看到非洲最深的坦噶尼喀湖，水深约一千四百米；朝左看，你会看到万顷碧波，那便是波涛汹涌的印度洋……

亲爱的读者，坦赞铁路是一项艰巨而浩繁的建筑工程，在这里我们只选择了其中友谊工程大队的一支小分队，介绍他们在铁路建设初期所承担的一项重点工程，打开一座原始密林的故事。

那座原始密林坐落在哈巴里野生动物区。哈巴里野生动物区是非洲保存下来的几个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面积约三万多平方公里，集中生活着九百多万只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那里，除了野生野长的动物之外，看不见屋宇，望不到炊烟，碰不上人迹，到处呈现着原始的粗犷与荒漠。

庄严的大象，是那里的当然的主人。它们低垂着头，目不

斜视地一边缓慢地扇动着巨耳，一边用长长的鼻子把一撮撮嫩草抛进尖尖的嘴巴里。它们的周围经常集聚着机警的羚羊、顽皮的猴子、呆傻的野牛、凶暴的角马……俏皮的长颈鹿和漂亮的斑马是最要好的朋友，它们经常在一起觅食，一个低头甩尾嚼着细草，一个举首仰脖撕着新叶；据说，在遇到凶兽袭击时，成群的斑马会奋不顾身地掉转身体，将长颈鹿围住，用后蹄猛踢着凶兽，这可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呀。那些食草类的野兽，和平相处，各不相扰。只有满身盔甲的犀牛不大合群，它的脾气异常暴躁，吉普车遇见它最好改道而行，否则它会象掀翻书桌那样将汽车拱翻。目空一切的狮子，它们吃饱时显得无精打采，有的卧在树杈上打着瞌睡，有的蹲在树下打着呵欠，有的躺在草里晒着太阳；如果它们目光炯炯、神采奕奕，说明已饥肠辘辘，正在寻找适合胃口的猎物。胆小的黄羊，经常处于高度的警惕之中，它们一面啃着绿草，一面机警观望，不论什么声音，哪怕是一颗熟透的野果落地声，也会引起惊恐，立即一跃数米地四散逃去。

有经验的猎人知道，远处的天空有众多的苍鹰盘旋，有乌合的老鸦鼓噪，那将说明地上一定有凶狮、猛豹或鬣狗等食肉类的野兽捕获了动物。那些在空中盘旋的飞禽等待着野兽饱餐过后，分享一些剩余食物。当飞禽将尸体啄食干净远遁他方，各种蚂蚁又蜂拥而至，将残骨上的肉渣血迹剔去……一只活蹦乱跳的动物，经过这样几番剥食，很快变成一堆白骨。树下路旁，能够看到碌碡似的大象头部骷髅，在深草里，甚至还能找到洁白的象牙。至于其它野兽的残骸、破蹄、剩角，就更能经常看到。

长河里有鳄鱼、河马……树木上有秃鹭、猫头鹰……草丛中有巨蟒、变色龙……

那座原始密林，地处哈巴里野生动物区的腹地，南北长三十多公里，东西宽十五公里。原始密林，名副其实，许多地方日光不进，风雨不透。树下，到处都是荆棘、落叶、荒草、朽木，盘根错节，亚赛地网；树上，触目皆是青藤、绿葛、粗枝、茂叶，千枝万条，宛如天罗。密林里既有五十多米高、绰号“森林巨人”的姆福莱^①和莫汉嘎叽^②，又有树身直径接近九米、绰号“森林胖子”的姆布尤^③；既有其貌不扬、但异常名贵的东非乌木树，又有树身挺拔、质地坚硬的安哥拉紫檀树……在大树的四周，围着许多粗细不同，高矮不等的幼树，在大树和幼树之间，又被密如蛛网的藤葛，以及叫不上名来的攀附植物牵扯在一起。真称得上：遮天蔽日，铺天盖地。

在哈巴里野生动物区里，还有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旱季异常干旱，严重缺水，即使乘坐汽车奔驰几十公里，也很难看见一条河流，一处泉眼，一个水坑；而在雨季却正好相反，倾盆而泻的暴雨，无法排泄，使整个哈巴里变成一片汪洋……

那么，中、坦、赞三国铁路建设者是怎样在这自古以来人迹罕见的哈巴里野生动物区，度过了第一个酷热的旱季和凶险的雨季的呢？

故事将从这里开始……

① 姆福莱即大绿柄桑，木质坚硬，燃烧极慢，为防火木材。

② 莫汉嘎叽即东非桃花心木，树干通直，高而且粗。

③ 姆布尤即猴儿面包树。

开 路 人

友谊工程大队驻扎在靠近松嘎贝雷镇的一片平原上。现在，距坦赞铁路举行开工典礼的日子——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友谊工程大队是坦赞铁路建设指挥部下属几个大队中开工最晚的一个大队，其他几个大队的队部和所属各个队已经把生活驻地安排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开始搞施工调查和施工准备，以便在开工典礼的乐声中破土动工。这两天，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开工盛典，友谊工程大队先遣到达的人员分外的繁忙，他们应接不暇地接待那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络绎赶来的工程队员。松嘎贝雷镇的原上，顿时显得人丁兴旺，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这天早晨，大队长何振谷和总工程师辛元春正跟机关人员一起，在新搭起来的活动房屋里打水泥地面，指挥部通过无线电报话机通知队长和总工程师火速前往开会。

从松嘎贝雷镇乘车赶往指挥部驻地需要六个小时。他们立即提上牙具袋，乘坐北京吉普车上路了。

汽车行驶在简易公路上，由于路面高低不平，车子的速度跑不快。时间还不到十点，但赤道的骄阳，已在发挥它的威力，车里闷热得象个蒸笼。道路两旁，茂密的甘蔗园和香蕉林里，升腾起一片袅袅的轻烟，象是在大地上覆盖着一袭薄雾似

的轻纱，让人心里更加感到躁热。何振谷和辛元春坐在后面的那排座位上，紧紧地扶着把手，车子的颠簸使他俩不能畅所欲言，因为他俩要注意使自己的身子保持平衡，避免左右摇摆，前俯后仰。

何振谷五十多岁的样子，身体瘦长。他那黑瘦的面孔和犀利的目光，给人一种严厉的感觉，而那眼角堆满的鱼尾纹和微微上翘的嘴角，又让人觉得亲切。他穿着一身灰色布料制服，制服里面还穿着一件白衬衣，尽管是在旅途当中，他仍然扣紧风纪扣。坐在他旁边的是身材高而胖的辛元春，一张圆方的胖脸，闪烁着奕奕的神采，看上去似乎比何振谷要年青一些，但是他那全部变白的头发却泄露了秘密。架在眼睛上的那副宽边角质眼镜，以及蛋青色的硬领衬衫，米黄色的毛凡尔丁长裤，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他一只手扶着把手，一只手挥动着折扇。虽然他不断地挥动着黑折扇，可汗水还是不断地从前额、两鬓、脖子淌了出来，把一条白手帕全都打湿了。

辛元春望了一眼穿戴整齐的何振谷，问道：“老何，这么热的天气，你难道不觉得热？”

何振谷说：“这几年修成昆铁路，我一直沿着金沙江两岸跑，那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摄氏五十度左右。我已经习惯了。”他见辛元春热的那个样子，同情地说：“老辛，我知道你是最怕热的一个。记得吧，当年抗美援朝抢修鸭绿江大桥时，中午的太阳，竟使你出汗过多造成了虚脱，差一点跌到鸭绿江里。那是北方的夏天，而且还是在壮年的时候，现在是在非洲的赤道附近，又是这么大的年纪，你受得了吗？”

辛元春用手帕擦了擦脖子上的汗，见车子颠簸得不太厉